

## 第一章 路痴不是病，但難治

夏風徐徐的午後，柏油路旁仍殘留一灘灘方才急雨後的小水窪，沿途的行道樹不時滴落水珠，讓再度露臉的陽光感覺沒那麼炙熱，大雨一併洗淨汙濁沉悶的空氣，讓這座擁擠的城市偷得片刻清新。

「好涼快喔，還有雨的味道呢。」慢車道上，一名少年騎著腳踏車，仰頭深吸口氣，閉著眼睛發出讚嘆。

是的，閉著眼。

少年的危險舉動很快惹來經過的汽、機車駕駛投去關切的目光，但少年渾然未覺，依舊怡然自得的閉眼感受美好。

「笨蛋！現在最重要的應該是找路吧！再迷路下去天都要黑了！」

「……說得也是。」傳說中的謎之音打斷少年那一臉陶醉，他摸出塞在褲子後方口袋、被折得皺巴巴的地圖，兩手攤開，很認真的研究起來。「唔，根據地圖所示，這條路一直騎下去就會看到學校了。」

「這句話你今天已經說過七次了！你這個大路痴！」謎之音的口氣已不是氣急敗壞可以形容，而是快嘔出一口血來。

「少年耶，」一名機車騎士終於看不下去少年的自殺行徑，很好心的騎到他身邊提醒，「你要看地圖就先停旁邊，這樣騎很危險啦！」

少年朝騎士笑了笑，從善如流的折起地圖胡亂塞回口袋，還不忘回應謎之音，「我不是路痴，我只是方向感不好。」

他是在跟誰說話？聽內容好像不是跟自己？騎士愣了愣，看向少年空蕩蕩的腳踏車後座，露出微妙的表情加速騎走。

「你還敢狡辯！知不知道老子今天白走多少冤枉路！再走錯你就自己用腳騎到死好了！」一條路相反方向差的可遠了，明明中午前就該抵達目的地，現在都下午了他們還在瞎轉！早知少年是路痴，但一連走錯七次也太誇張。

「放心，這附近的路我們都繞過了，所以這次一定沒問題的！」聽到要用自己的雙腳騎車，少年駝背慵懶的姿態立刻端正，還朝車頭豎起一根信心滿滿的大拇指。

「放心個鬼！這附近的路只剩這條還沒走過，除非學校憑空消失，否則智障都該到了！」聽到如此讓人暴怒的回答，整台腳踏車猛然一歪，朝停在路邊的轎車衝去。

「小心點啊阿力，撞壞我賠不起一」少年驚呼，兩隻手總算肯乖乖放上握手急煞，換來阿力一個惡狠狠的白眼。

「關我屁事！」腳踏車的前置物籃上，一根外型酷似絲瓜，卻詭異長出綠豆大雙眼、黑色粗短手腳的半透明狀物體，正氣呼呼的兩手環胸坐在籃子裡，顯然「它」就是阿力了。

「怎麼不關你的事？」少年，也就是韓今，慢條斯理的回嘴，「撞壞車要賠錢，我就得去打工賺錢，打工就暫時不能去上學，我不上學，你要怎麼到學校看漂亮美眉？滿、校、園穿制服短裙的高中少女喔。」

配合韓今充滿誘導意味的發言，那條肥短絲瓜……喔不，是阿力腦中浮現被一群

高中制服美少女團團包圍的美好遠景，嘴角還不自覺露出猥褻的淫笑……

「那我們還等什麼！快走吧！」阿力俐落轉過龍頭朝馬路前方直奔，在路人和騎士一片驚詫的表情中迅速越過一台機車，又越過一台汽車、兩台汽車……三秒飆上時速八十！

「慢一點！我的腳要抽筋了！」韓今慘叫。

能重新振作是很好，但他的腳跟不上車輪運轉速度啊！如果連兩腳都偷懶不放在踏板上，他一定會被手機錄影傳上 YouTube 的！

「衝啊一」

可惜韓今已經控制不了滿腦子都是校園制服美少女的淫穢絲瓜了。

據說，這台腳踏車是因為被一名隱居鄉野種田種菜的得道高僧代步一輩子，每日在高僧誦經加持下耳濡目染，才在高僧圓寂後蛻變成物靈，後來被他師父輾轉收留。

這是誤傳吧？！

看前方肥短的阿力站在置物籃邊緣、朝前比出食指的愚蠢動作，背後彷彿還熊熊燃燒著一把火，韓今只覺得高僧若泉下有知，大概會懊悔當初沒將這台腳踏車一併火化帶走。

瞪著旋轉到令人眼花撩亂的車輪和腳踏板，韓今果斷放棄，改而將兩腳略略挪到踏板邊，聊勝於無的假裝有在騎……好吧，其實一路上他都在假裝騎車，真正推動腳踏車前進的，是阿力這只物靈。

所謂物靈，即是由物生靈，原理跟一棵參天大樹吸收日月精華修成樹精差不多，差別只在物靈是由死物中誕生，吸收的力量則源自物品持有者強烈的七情六慾或超乎尋常的執念，當然，有原則就有例外，比方說阿力。

他實在無法理解高僧平常究竟是怎麼「灌溉」阿力，才會導致阿力歪成一條色慾薰心的肥短絲瓜。

要不是他窮到沒錢坐車又住山上，他絕不會騎一台眼中只有制服美少女的猥褻物靈腳踏車來上學的！就算一般人看不到阿力，但他看得到，淫蕩嘴臉看多他會噁心反胃啊！

腦中第 N 次上演將那條肥短絲瓜一掌搗到地上輾過去的畫面，韓今眼角餘光瞄到人行道邊的樸素圍牆——

「等等，我看到學校了！就在前面，快停一嚇啊！」

死阿力！絕對是故意的！

韓今心裡怒罵，同時間整個人也因為高速急煞被往前拋擲出去，他在半空劃過一個誇張的大圓弧線，恰恰在學校大門前跌了個華麗麗的狗吃屎。

突來的變故讓原本人來車往的校門口瞬間寂靜下來，所有人不約而同錯愕的直盯少年，直到不遠處響起「叭、叭」兩聲汽車喇叭聲，一名站在前方、手臂上別著校徽的輔導老師才如夢初醒般匆匆過來探視。

「你沒事吧？有沒有摔傷？」輔導老師扶起慘摔的少年，順勢飛快打量他。

洗到有點掉色的印花上衣，廉價卡其色褲管的邊緣都穿到脫線了，褲面還有幾個

洗不掉的汙漬，球鞋老舊，塞得鼓鼓的老舊登山背包也一眼就能看出幾處縫補過的痕跡，就連他的腳踏車都是……嗯，該怎麼形容呢？比淑女車更大台，他好像曾在台灣民初鄉土古裝劇裡看過這種腳踏車，後座的鐵條特別寬大，還能綁重物，是農夫騎去巡田的那種。

少年長相倒是眉清目秀，尤其那雙眼睛，瞳孔特別烏亮，活靈活現像會說話似的，可惜模樣再好，家境清寒就落了下等，處處矮人一截。

老師評點完畢，這人跟他們專門招收精英學生、富家子弟的「明峰私立貴族學校」完全扯不上任何關係，但今天是學校開學前最後一個返校日，也是一年級住宿生的入宿日，門口進進出出多少權貴家長啊，他當然要表現出為人師表熱心助人的一面。

「沒事沒事。」韓今齜牙咧嘴的站起身，還趁亂踢了同樣倒到地上的腳踏車一腳。可惡，有膽作弄他，完了就鑽回本體不現身是吧？害他臉都擦傷了，膝蓋也一陣陣疼。

輔導老師笑了笑，正要轉身離開又被喊住。

「老師！」韓今目光停在他手臂的校徽，「你是『明峰』的老師吧？」

「是啊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被窮酸少年纏住，輔導老師語氣略略不耐，臉上仍是含笑的注目又一台開出校門的高級轎車。

「老師好，我是來『明峰』報到的高一新生，請問我要往哪裡走？」韓今問。

嗯？新生？就他這模樣？騙人的吧！

輔導老師拉回目光，笑容塌了大半，「你是我們學校的新生？」

韓今點點頭，摸出口袋裡一張折起的白紙，打開後果然是印著照片的入學通知書，輔導老師一把搶過，一臉活見鬼似的直瞪著那張千真萬確的通知書，好半晌都說不出話。

「老師，通知書上說新生要在五點前完成入宿登記，現在都四點了，請問高一的宿舍往哪邊走？」韓今急急追問，實在沒空等老師發呆完。

他方向感奇差無比，這間貴族學校又該死的遼闊，他沒把握能在一小時內找到高一宿舍完成報到登記手續。

輔導老師一臉空白的朝某個方向遙遙一指。

雖然很敷衍，但對經常迷失方向的路痴來說也沒太大差異，韓今鬆口氣，收回報到通知書，趕時間匆匆騎車走了。

嘎吱—嘎吱—嘎吱—

阿力裝死不出來，神奇自駕腳踏車變回尋常腳踏車，韓今只得自己忍著痛踩踏板，歪斜的龍頭搖搖晃晃，鍊條發出規律雜音，成功引來所有人注意。

名貴跑車的轟轟引擎聲他們司空見慣，但這嘎吱聲是？

「你看那個人，那是什麼古董腳踏車啊！」

「那破爛也配稱古董？你是不知道真正的古董值多少錢嗎？」

「我們學校工友有請童工？還是來做資源回收的？」

「讓這種人騎進校園，警衛是幹什麼吃的！」

「那人是誰？臉頰還受傷，該不會是流浪漢吧？要不要報告老師？」看來是間不太友善的學校呢。韓今瞄了瞄沿途大聲竊竊私語的同學，臉上沒什麼表情，只留意有沒有宿舍的指標。

不愧是貴族學校，規模都快跟大學差不多了，一棟棟建築都蓋得豪奢且各有特色，其中還有一棟外牆居然是金色，暴發戶也沒這麼囂張！炫富沒關係，好歹立個標誌指路啊……韓今內心悲傷的瞎轉快半小時，想問路嘛，看學生們臉上明晃晃的不屑與嫌惡，他只能打消念頭。

他可不想被惡作劇指到垃圾場去。

等等，以他的路痴屬性，說不定會因此歪打正著找到宿舍？

「同學，請問高一宿舍怎麼走？」想到就做，韓今對一個正朝自己方向走來的男同學揚聲問。

「你以為你是誰？有什麼資格跟我說話？」男同學露出踩到狗屎的表情。

「豬鼻張，什麼時候跟你說話還要資格了？」韓今還沒回答，一道颯爽的女聲已插話，人也跟著從樓梯上走下來。

「妳……哼！懶得跟你一般見識！」男同學臉色一變，但大庭廣眾下，爭論因鼻子過塌過大而被硬冠上的外號只會更可笑，給自己找個台階下便悻悻然走了。

韓今看向女同學，她穿著「明峰」的水藍色水手服制服，長髮及腰還染成紅褐色，高挑的身高更增添一抹女王氣勢，她同樣注視著他繼續往下走，韓今笑笑地將腳踏車停在樓梯前方，女同學卻沒走到最底端，而是站定在倒數第二階位置，讓韓今還得抬頭仰望。

「請問高一男宿往哪邊走？」韓今沒道謝的意思，停下來主要還是想問清楚位置。

「來找人的嗎？你是學生的親戚朋友？」女同學不答反問。其實她是不斷聽到嘎吱嘎吱的怪聲，一時好奇才走過來察看，至於那個豬鼻張，仗著家裡是暴發戶，人很囂張，她早看不順眼，能助人順便譏諷何樂不為。

「女生制服！」消失一段時間的物靈阿力突然激動的冒出來，「哇喔還是個美女啊！」

「都不是，我是高一新生。」韓今完全無視在置物籃上跳來跳去的某絲瓜，倒是看眼女同學繡在左胸前的黑色字體，羅伶玥。

「你是新生？」羅伶玥一愣，好看的柳眉高高揚起，「今年男組的測驗榜首應該是余青銅吧？」

榜首？她以為自己能進「明峰」絕不是家境好、而是書念得好？韓今失笑，也懶得解釋，他還急著去報到呢。

「快問她哪一班的、要她電話，改天約她一起騎腳踏車！」阿力嘶吼。

「從南部上來的？」羅伶玥繼續猜。南部田僑仔多，有土味可以理解，看腳踏車就知道了。

「都不是，請問男宿在哪？我趕時間。」韓今瞄了瞄已經邁向四點四十分的手錶，是真趕時間。

「請她帶你過去啊笨蛋！快說要載她一起過去！」阿力努力跳動肥短身軀，想吸

引韓今注意，無奈韓今連眼角一咪咪餘光都不肯給它。

羅伶玥順著他目光看向那只手錶，她認得牌子，不過那是很舊的款式了，玻璃錶面上還有兩道清楚的裂痕，就算他是生性節儉樸實的奇葩田僑仔，也不會戴一只摔壞的舊錶吧？

「伶玥，妳在這兒做什麼？」又一名女同學從樓梯上輕快走下來，韓今聽到聲音下意識抬頭望去，對方立刻瞪大眼，「哎呀！你的臉怎麼受傷了？要不要去醫護室擦藥？」

噢，進校門快一小時，他總算聽見一句人話！

韓今瞄眼左胸口繡的名字，朝她露出真心實意的笑容，「謝謝妳的關心，丁素素同學，但我得先趕在五點前去男宿報到，妳知道男宿在哪兒嗎？」

「哇，是溫柔婉約型的美眉！快問她電話啊—」阿力持續暴走中。

「男宿？你剛不是經過了？」丁素素疑惑地反問。

「我經過了？」韓今的表情比她更疑惑。

「這位同學，男宿就在你右後方、外牆有金箔的那一棟。」羅伶玥放棄研究此人來歷，總算肯指點迷津了。

居然是閃金光那一棟？！韓今滿頭黑線的回頭看，就算隔了幾百公尺距離還是有金光閃閃、瑞氣千條的錯覺，是他太平民百姓無法理解上流社會的品味，還是設計者腦子異常？

「你來之前沒看過新生手冊嗎？」羅伶玥沒好氣的問。

韓今傻笑搖頭。除了一張預防他被警衛擋下的入學通知書，他所有入學該有的東西例如制服、課本和新生手冊等等全都沒收到，只等報到後才領取。

「那你也許可以問校門口站崗的老師……」丁素素沒把話說完，大概是想通勢利眼的老師不會理會他，表情變得有些尷尬，再看他不以為意的聳聳肩，她頓了頓，突然從手提袋裡掏出一個夾鍊袋遞過去，裡頭是五片動物造型餅乾，「這是我自己做的餅乾，請你吃。」

韓今眼睛一亮，毫不扭捏的伸手接過，「謝謝！妳真是大好人！」

「同學，四點五十二分了。」羅伶玥提醒。

韓今唉唷一聲，趕忙將腳踏車掉頭，一邊丟給還在胡亂嚷嚷的阿力一個警告眼神，一邊又問：「請問我腳踏車要停哪裡？」

沒回應，韓今回頭，兩名女同學都是一臉被難住的表情……這間學校沒有學生會騎腳踏車上學，都是司機開著跑車或名車接送是吧？

韓今朝兩人揮揮手，騎上腳踏車「嘎吱、嘎吱」地走了。

右後方乍看不遠，拐個彎就到了，無奈這條路沒直接能拐彎的地方，韓今只得又繞一圈，再一繞……好吧，那棟建築已不在右後方，韓今的方向感登時錯亂，好在宿舍有六層樓高，又是金色外牆相當顯眼，韓今抄近路騎上綠草坪，總算朝宿舍奔去。

他要更正一下一宿舍外牆鑲金箔實在是天才之舉啊！看，無論距離多遠都閃閃發亮，這樣他就不用擔心找不到宿舍了！

韓今滿心讚嘆的將腳踏車停在宿舍門口，顧不得阿力碎碎念剛沒跟女同學要電話，也顧不得引來怪異目光，他直衝上兩層階梯，一邊摸出入學通知書揮舞、一邊向正站在旋轉玻璃門邊重新設定感應密碼鎖的老師大喊。

「等等！我要報到！」韓今瞄眼手錶一五點零五分。因為在校內迷路而沒在時限內完成報到，這樣的理由不知道會不會被接受？

聽到喊聲，男老師轉過身，先是為他的無禮狠瞪他一眼，銳利的眼神上下打量他一遍，尤其在他仍微微刺痛的臉頰停留幾秒，韓今努力撐著微笑，心裡實在有些擔心會被打槍。

「你是韓今？」男老師沒接過通知書，卻準確喊出他名字。

「是。」韓今繼續陪笑。

「你超過報到時間了。」男老師不苟言笑，語調深沉。

如果他是從一輛名貴跑車裡走下來，跔個二五八萬、口氣隨便的說「我要報到」，哪怕超時再久，老師也不會刁難吧？韓今的微笑黯淡下去。如此嫌貧愛富的學校，不念也不可惜，但若不念這間因故讓他學雜費全免的學校，他家連水電費都付不出來，更別提學費……唉，果然還是應該先找打工比較實際嗎？

氣氛凝滯幾秒，韓今垂頭喪氣，因此沒發現老師正走近他。

「你的東西已經送到 303 寢了。」男老師壓低聲音道。

耶？韓今迅速抬起頭，張嘴想發問，男老師卻搶一步往下說。

「校長特別交代，行事低調，尤其不能露口風，如果惹出麻煩我們會立刻開除你。這段期間有問題可以找我，我是男宿舍監劉老師，沒事就快進去！」大概很不滿引來學生圍觀，劉老師低聲講完立刻要他滾蛋。

「那個，」韓今喊住轉身去關門的劉老師，在老師飽含殺氣的眼神中，乾笑著伸手指向腳踏車，「請問我腳踏車要放哪裡？」他不是故意找碴，但阿力不是普通腳踏車，而是一輛思想猥瑣的腳踏車，他不希望鬧出「校園靈異腳踏車事件」啊！劉老師寒著臉，很忍耐的瞥了停在宿舍大道上的腳踏車一眼，一瞬間似乎是想叫他把那輛該死的腳踏車扔出學校……

「我會先幫你保管。」劉老師從牙縫裡迸出話，「你再來找我。」

「謝謝老師。」看來不能再要求更多了。

於是韓今揹著背包、拿著一袋餅乾，在阿力「你居然把我丟給陌生人！你這個叛徒！」的怒吼聲，以及圍觀同學詭異的注目中，若無其事的走進那道旋轉玻璃門，然後……就愣住了。

入眼是金碧輝煌、走中東杜拜風的迎賓大廳，華麗的水晶吊燈下，幾名同學正坐在高級皮沙發上聊天，左手邊是樓梯通道和四台電梯，右手邊是一個回字形的飲品吧台，有一名服務生在裡頭，吧台上方還有四台無聲播放中的液晶電視，正中央則是半身高、標註著「服務處」的大理石櫃台，輕柔播放著古典音樂。

這哪是宿舍？這根本是渡假飯店吧！

韓今日瞪口呆了幾秒鐘，總算記起自己該做什麼，腳踩著明亮到有點反光的白色大理石地板，戰戰兢兢的往左轉，本想著自己的 303 寢應該在三樓、走樓梯就好，

但那樓梯鋪著紅地毯，兩側扶手是透明水晶，壁面還很有氣氛的鑲嵌著燭燈及名畫，這般奢華反而讓他卻步，他一介平民百姓還是搭電梯就好。

嗯，根據樓面指示圖，地下一樓是教務&房務區，一樓是大廳，二樓三樓是房間，四樓是中、西式餐廳各一，五樓和六樓又是房間，頂樓則是附設咖啡雅座的空中花園。

居然還有空中花園……韓今的臉已經震驚到不知該擺什麼表情了。

來就讀前，他只曾在電視上看過一些關於「明峰」的八卦報導，不外乎是政商名流子弟匯聚、學費超貴的私立貴族學校，校內有半數學生畢業後申請外國大學，剩餘半數要嘛繼續升學，要嘛根本不念書，純粹是來這兒交朋友、擴展未來人脈的，因此學校課程與一般高中不同，還特別重視人際交往，例如規定所有高一新生必須住宿，而且通通是四人房，完全就是為了方便大家互相認識、鼓勵交流。以上，是他從電視獲得的資訊，但親自走到校內、站在宿舍裡後，才知道這一切有多誇張！

他家是資源回收場，一窮二白，原本跟這裡八竿子扯不上關係，恰巧校長有事相求，他師父又正愁付不起學費，便和校長交換條件讓他入學，他其實比較想打工賺錢補貼家用而不是念書，但師父摸透他心思，再三強調學雜費全免還包吃包住，他也只好摸摸鼻子不多想的來了……他現在越來越感覺自己是誤入叢林的小白兔！

師父果然還是一樣亂七八糟，讓他來這兒念書是什麼居心？激勵他飛上枝頭當鳳凰？他又不是女的！還是想打擊他賺大錢的夢想、看過這些有錢人嘴臉後開始視錢財如糞土？

三樓不一會兒就到了，韓今心情複雜的踏出電梯，前方是一大片開闊的落地玻璃窗，往左轉先經過佈置精美的小交誼廳，接著是跟飯店差不多設計的通道和房間，兩側都有房間，一側單數一側雙數，共八間房，房間數比他想像中還少。也是啦，要容納少爺小姐等級的含衛浴四人房，這坪數怎麼都不會太小吧，這麼說來一個年級也才招收百餘人？難怪貴得要死還擠破頭。

走到 303 號房前，韓今深吸口氣敲了敲門，接著推門而入。

正巧坐在門口附近的男子聞聲望向他，見到韓今的寒酸樣歪頭一愣，而韓今也同樣愣住了。

就算有心理準備，但房裡的格局還是讓他驚住了！

一入門就是一個日式風格的小起居室，方型矮木桌邊擺放了幾個坐墊，那名男子正坐在桌邊看電視，而四十二吋大電視就嵌在門邊的牆面上，電視下方全做成鞋櫃，另一側是衛浴的門，更可怕的是小起居室後方居然還有拉門！這裡果然是飯店嗎！

「你誰啊？」男子皺起眉，口氣很疑惑，「收垃圾的？打掃房間？還是來收換洗衣物？可是新生手冊上說房務固定早上才會有人來處裡啊。」對方穿著不至於邋遢，但略嫌老舊，應該是房務人員沒錯。

收垃圾打掃房間就算了，連衣服都有專人洗嗎！韓今摀著胸口，再度被驚了一

下，「呃，都不是。你好，我是你的室友韓今。」

「你就是韓今？！」男人震驚的脫口而出。

「對。」韓今點頭，「請問你是？」

「周少揚……」周少揚同學似乎還深陷在「室友疑似搶破爛的怪人」的打擊中。不過韓今覺得這位周同學也沒好到哪裡去，他知道來這兒念書的都很有錢，但也沒必要直接把「錢」穿在身上吧？

看看他，脖子戴著一條厚重金項鍊，耳朵掛著兩只金耳環，左手戴金戒指和金手錶，頭髮梳得又高又亮，再加上名牌花襯衫西裝褲，一副就是怕人不知道他是田僑仔、暴發戶的樣子，閃得他眼睛都快瞎了！

「周同學你好，以後也請多多指教了。」韓今開口，順手將門關上，換上宿舍門邊備妥的室內拖鞋。

「喔，叫我『少爺』就好，我綽號。」周少揚回神，一開口果然很有暴發戶風範。怎麼說呢，這綽號起得還真是名副其實啊，韓今忍不住笑了，「少爺。」

這聲「少爺」周少揚顯然聽得很受用，表情登時和善許多，「你好，韓今是吧，看你就是會被人欺負的樣子，看在室友的分上，以後有需要的地方我罩你。」

「那就先謝謝你了。」韓今笑笑地道。

「是韓今嗎？」後方紙門被拉開，露出一張戴眼鏡的痘疤臉，對方看到韓今，本來堆滿臉的笑容瞬間變成錯愕。

「對啊，韓今，他是蔣舜方，另一個是余青銅，但來沒多久就出去了，戴個耳罩式耳機不太理人。」周少揚道。

「余青銅是我們這一屆的榜首。」蔣舜方強調。

「榜首又怎樣？能吃嗎？」周少揚不以為然，「書呆子就是書呆子，要懂得多跟人交流，人脈才是王道啦。」

那句「書呆子」也不知是指余青銅還是蔣舜方，總之蔣舜方看起來很不爽，重重哼了聲就轉身走了。

怎麼自己好像住進一間室友關係不太好的房間？韓今搔搔臉，「這樣沒關係嗎？」

「管他呢，我最討厭拐彎抹角的，有話直說不是很好嗎？」周少揚關掉電視，挺有興致的起身拉開整個紙門，「你位子在那兒，我是第一個來的，來的時候就看到你有東西放在桌上，但一直沒看到人，還在想你跑哪兒去了呢。」

紙門後同樣鋪著木質地板，天花板挑高，規格統一是一體成型的上臥鋪、下書桌書櫃，臥鋪相鄰的地方有做隔板，書櫃旁另有一個大衣櫥，最底端還有一扇對外窗，房間開著中央空調，環境相當舒適。

右手邊靠窗的空書桌上擺放一個大紙箱，韓今走到桌前，紙箱上果然寫著他的名字，看來這就是他的位子了，再看另兩人，周少揚床位在他正對面，蔣舜方則坐在周少揚隔壁位子，正在溫書，見他倆進來頭也不抬，顯然跟周少揚很不對盤，對土裡土氣的自己也沒興趣。

所以他隔壁床位就是「明峰」榜首余青銅了？韓今瞄眼衣櫥上的名牌，默默記下這名字。

「對了，你手機號碼跟我交換一下吧。」周少揚掏出鑲鑽的手機準備輸入。

「我沒有手機。」韓今拆開紙箱。

沒有手機？

周少揚一愣，就連故意溫書不理人的蔣舜方也不禁瞄了韓今一眼。

「……手機弄丟了嗎？哈哈，沒關係，等你買新的再告訴我號碼。」周少揚自行下了結論。「明峰」的學生怎麼可能會沒有手機，大概是不小心弄丟了。

「宿舍餐廳六點開始供餐，等會兒要不要一起去吃？」周少揚又問。

「好啊！」聽到有得吃，韓今立刻點頭。宿舍如此豪華，想必餐廳也很值得期待，重點是不用錢。

「看你一副土樣，對我們學校大概很不熟吧？有任何問題你都可以問我，少爺我的情報網可不是蓋的。」周少揚說著還有意無意的瞟了蔣舜方背影一眼。

「真的嗎？」韓今眼一亮，「任何問題都可以？」

「當然！尤其是各年級各班美女的名字和背景興趣，甚至是美女老師，我全都如數家珍，想泡妞，問我就對了！」周少揚驕傲的挺起胸膛。

「有件事我很想知道，」韓今滿懷期待的看著他，「如果我要蹺課，從哪裡翻牆出去才不會被抓到？」

## 第二章 問話得找地頭飄

入夜，晚上七點多，婉拒了周少揚去其他房間串門子的提議，韓今說自己吃太撐想做飯後運動、順便認識一下新環境，周少揚完全不想跟同性在月光下散步，果斷拋下他離去。

「唔……應該往這裡走……可惡，晚上來更看不清楚了啊！」

一手拿著從新生手冊上撕下來的學校地圖，一手拿著從宿舍摸來的手電筒，韓今正在實地走訪整個校區，與其說走訪，不如說迷路，因為這裡已經跟他原先預想的路線差了有段距離。

「明峰」宿舍門禁時間是九點，此時還不算晚，不時有學生走過，尤其高中是情竇初開的年紀，除了圖書館和宿舍，幾個景致宜人的暗處都依稀有人影晃動，讓幾度誤以為看見鬼影而驚喜上前的韓今屢屢遭受白眼，失望不已。

飯後迷路運動是順便，他此行主要目的、或者說他入學的主要緣由，其實是來處理「靈異事件」的。

一切還得從「明峰」校長的委託案說起。

有學生反應在校內不同地點看見同一個同學，更詭異的是，兩個地點都還有人證，證明曾跟該名同學說過話、絕非造假，若不是該名同學跟漫畫中的忍者一樣學會了「影分身之術」，那就是鬧鬼了。

校方第一時間當然斥為無稽之談，認定是學生惡作劇，但隨著類似案件增加到三起，其中更有一例發生在某老師身上，校長終於無法再坐視不理。先別說「明峰」的校譽問題，來這就讀的學生可都是矜貴之軀，有權有勢的家長們更是一個個巴結都來不及，若寶貝學生們在校內發生絲毫意外，他賠都賠不起啊！

很有危機意識的校長秉持「寧可信其有、不敢賭萬一」的心態，立刻找上業界最

富盛名的戚家「慶安宮」，表示無論砸多少錢都無所謂，只求戚宮主立刻親自出馬擺平事件，哪知戚煥陽只笑了笑，說這事他處理不來，要他另請高明，讓校長當場傻眼。

循著戚宮主指引的明路，校長半信半疑的來到一間藏身山坡、連 GPS 都找不到路的凌亂資源回收場，也就是他家，見了他脾氣古怪的師父……要不是有戚煥陽背書，他相信校長當下應該早就翻臉走了。總之，校長提出請求，師父討價還價，最後訂出讓他免費入學的交換條件，校長非常無奈，放話一學期內若處理不來，他一樣得退學，他就這樣賺到一學期免學雜費還包吃包住的爽缺。

緣由交代完了，那麼，他又是身懷何種異能、竟能擔下連戚宮主都處理不來的事件？

他家乍看是資源回收場，也以此謀生，但正職其實是「物靈師」，一個專門處理物靈作祟的門派一聽起來很威，但其實是一個非常窮困潦倒的門派。

為什麼呢？

物靈乃死物中生靈，光看話意就知物靈的生成有多不易，其過程花上個百年都是小 Case，生成後還要不甘寂寞跑出來作祟，並且作祟到讓人驚覺有異、謀求應對，然後在人海茫茫中找上稀少的「物靈師」……

機率啊機率！一切都是萬分之一的機率啊！要賭那個萬分之一的機率專職從事「物靈師」這行業？餓都餓死你！

於是乎，在物靈稀少導致業務量暴低、門派沒賺頭、門人紛紛求去而逐漸凋零的悲慘循環下，這年頭別說物靈罕見，物靈師甚至比物靈更罕見，道上人提起「物靈師」，最常見的反應通常是「喔？這門派還存在嗎？」，由此可見有多落魄！

更可悲的是，他是被師父撫回家養大的孤兒，師父等同他的恩人兼唯一親人，師父老番癱，一口咬定他是下一代傳人，雖然他強烈懷疑師父是因為找不到傳人隨便誑他的，但人在屋簷下想拋師轉行也沒辦法，只能認命一肩扛起復興「物靈師」門派的重責大任……是扛個屁！他最該想的是如何賺錢填飽肚子好嗎！偏偏師父寧可死守一間破爛回收場也不肯放棄門派尊嚴，要他說，衣食足而知榮辱，餓肚子哪來的尊嚴？

正當師徒倆為了究竟該繼續念書還是該外出工作吵翻天時，校長出現了，為僵局帶來一線曙光，迎著師父寫滿期盼的眼神，他只能妥協，就讀一間嫌貧愛富的學校，尋找可能隱藏在裡頭作祟的物靈。

這也是他今晚在校內散步兼迷路的主因，找鬼。

嗯？不是應該找物靈嗎？

你當物靈那麼好找，隨便朝天一喊它就現身給你看，還順便嗆聲「哈哈哈來抓我啊」這樣？鬼都沒那麼笨，更何況資歷起碼百年起跳的物靈？

找不到路要問路，找不到物靈只好問鬼……為什麼是問鬼？啊不然是問人嗎？人都看不見鬼了還想看見物靈？他就不信校內有任何人可以看見阿力！就因為他是唯一能看見阿力的人，才會被師父當作門派傳人、喜孜孜的帶回家養啊！

好了，話題回到找鬼。

被三對藏在暗處你儂我儂的情侶白眼後，韓今不禁尋思，也許叫阿力半夜自行在校內隨便晃晃、尋找是否有同類是個省時省力的方法？但若被人撞見，「明峰」的靈異事件又要多添一筆，而且阿力思想那麼淫穢，會不會假公濟私整夜都繞著女宿打轉？

一台尾隨女高中生性騷擾的變態靈異腳踏車？韓今一陣惡寒。

「走得好累啊，鬼到底在哪裡？」韓今一屁股坐到噴水池邊，望著水池自暴自棄的喃喃自語，「水池裡有錢耶……許願池嗎？朝裡面丟個銅板許願不知道鬼會不會出現？不過我沒有錢哈哈哈……撈出來再丟進去可以嗎？」

「這樣不太好吧？」

「小氣！連許願池都嫌貧愛富……嗯？」

韓今倏地回頭，噴水池上方一抹白影正飄然而立，臉上掛著無奈的微笑，與他四目相交時不禁一愣。

鬼總算來了啊！韓今心花怒放，「美女姊姊！妳總算出現了！」

「你能看見我？」鬼影嚇了一跳，沒料到自言自語不僅有人搭腔，還被看見。

「是啊！我是韓今，剛入學的高一新生，想跟姊姊打聽一些校內的事。」韓今笑咪咪地道。

「……什麼事？」原來這年頭看見鬼已經不算什麼，還適應力強大到直接跟鬼打聽消息了？女鬼默默感覺有些自尊受創。

「『明峰』最近在鬧什麼兩個分身的靈異事件，真是鬼做的嗎？」韓今直問。

居然用這麼理所當然的態度問她這種問題，這……女鬼無言以對。

「姊姊放心，我不是來收鬼的，只是想確認一些事。」韓今又道。

看他模樣確實不像收鬼的，甚至也不像「明峰」的學生。女鬼不置可否的望著他。見狀，韓今也只好加碼，忍痛從口袋裡掏出丁素素送他的那袋餅乾，「這袋餅乾請妳吃，當作回禮？」鬼吃過的供品人還是可以吃，但味道會變淡，不那麼好吃……真可惜了他的宵夜。

女鬼眼睛一亮，顯然久未嚐到供品滋味，韓今遂將餅乾放到池邊，女鬼飄去餅乾袋上方吸了吸，一臉心滿意足。

「那件事，我們不能說。」女鬼吸食完畢後回應。

「為什麼不能說？」韓今疑惑問。

「不知道，刀疤哥交代我們不能說，他是我們校內的老大。」

「校內的鬼老大？」見女鬼點頭，韓今恍然。大概就類似校狗中的領頭狗，簡稱校鬼，通常是該校存在最久或最凶厲的鬼。「可以告訴我他經常在哪兒出沒嗎？」

「學生禮堂。」

韓今用手電筒照著地圖，禮堂在圖書館旁邊，跟噴水池隔了兩、三棟建物的距離，乍看不遠，但按照自己的路痴天性，可能會繞校一圈都還沒找到目的地。

「可不可以麻煩妳幫我帶個路？我方向感很爛。」他厚顏無恥的開口了。

「你不怕我害你？」女鬼訝然。不僅不怕鬼，還主動要求鬼帶路，這麼「得寸進尺」的和善態度讓她很意外。

「妳為什麼要害我？」韓今笑笑地反問，「以後多個人陪妳聊天不好嗎？這個噴水池剛好沒被建築物擋到月光，看起來很漂亮呢！」

女鬼默然看著他半晌，最後敗下陣來。「……跟我來吧。」

「謝謝！下次再帶飲料請妳喝吧，喜歡什麼口味？」韓今拍拍屁股起身。

「想喝可樂。」女鬼老實地道。

「好，下次帶可樂給妳。」韓今收起地圖，隨興的像是在跟朋友散步聊天，「妳在這間學校很久了嗎？」

「我不記得了，」女鬼飄在前頭，也不介意多聊聊，「一開始好像是跟著一個學生來的，那學生都畢業了，我卻還留在這兒，總覺得忘了重要的事……」

「妳這樣很難去投胎啊。」韓今感嘆。

鬼是因執念未消才流連人世，這隻鬼倒好，連自己的執念都忘了，只一逕徘徊在噴水池邊，看來是存在許多年的鬼了。

女鬼笑了笑，大概也不是很想離開。

「妳曾在這間學校聽過什麼流傳已久的怪事嗎？」韓今又問。

戚宮主應是判斷有物靈作祟，才會將案子轉給他師父，物靈成形耗時，又無法離開本體太遠，他只能假設或許此物靈早就在學校裡，直到最近才因某事被激化，跑出來作祟。

「你是指校園傳說？」女鬼想了想問。

「『明峰』也流行這個喔？」韓今詫異。代代相傳的校園靈異故事一直都是學生間的熱門話題，沒想到上流社會子弟也有很親民的一面。

「嗯，噴水池就是其中之一啊，只要在半夜十二點對著池水的雕像許願，再將銅板丟進池中，就會看見天使，讓妳夢想成真，那個天使就是我呢！」女鬼說著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「有一次恰巧被一個許願告白成功的女學生看見殘影，她許的願望又剛好成真，就傳了出去。」

……這真相也太讓人無言了。韓今乾笑兩聲。

「還有學生禮堂的鏡子，拉掉紅色布幕後會看見多出一個人……刀疤哥喜歡在鏡子裡睡覺，突然被掀開，來不及閃就被看見了。另外像美術教室的人物畫像眼睛會眨動，那是小吉，他喜歡惡作劇，還有……」

好吧，他對「明峰」的校園傳說徹底幻滅了。

「有沒有不是鬼做的怪事？」韓今插嘴打斷絮絮叨叨的女鬼。

不是鬼做的怪事？女鬼露出困惑的表情，「這些傳說背後確實都有鬼，這樣還不夠奇怪嗎？唔，如果你是想問假的，那就是校園的廢棄倉庫，那裡沒有鬼，但因為有供奉一小尊神像和符咒，學生就認定那邊有問題，上個月還有學生跑進去夜遊呢。」

「那裡為什麼要供奉神像和符咒？」

「不知道，不過那尊神像和符咒影響不了我們，大概是以前留下來的東西，校方懶得整理吧？」女鬼用半透明的手指指向緊閉的大門，「這裡就是學生禮堂。」

「上鎖了？」韓今抓抓頭。也是，都入夜了。「能幫我開門嗎？」

女鬼抱歉地搖搖頭。她只是流連在池邊的孤魂野鬼，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記得，更別提有能力移動物品了。

「那……幫我通傳一下？」韓今雙手合十拜託。

再度深深地看了一眼那張表情無辜的臉，女鬼也懶得吐槽了，很快消失在禮堂大門邊。

等待的空檔，韓今看了看周遭。

學生禮堂臨近圖書館，那邊整棟燈光都還亮著，三三兩兩的學生從大門進出，按照地圖所示，從這兒走到宿舍還得經過幾棟教學大樓和操場，方才女鬼帶他走的是捷徑，不過是無燈區，若想趕在九點前回到宿舍，大概又得拜託女鬼帶路了……

「刀疤哥不肯見你，」女鬼突然又冒出來，嚇了韓今一跳，「他不喜歡你，叫你別亂打聽，否則……」

那沒說完的話大概是要給他好看、讓他念不下去之類的吧。韓今聳聳肩，「沒關係啦，只是想說來拜拜碼頭，我對你們沒惡意，等他想見我再……」  
砰！

聽著像是有東西掉到地上……來自刀疤哥的警告？韓今頓住話，看向女鬼。

「轉角有人，他的書掉了。」女鬼解釋。

「喔。」韓今鬆口氣。他可不是道士，也沒有法力，鬼想整他他也只有逃命的分。下一秒，轉角處果然有人走出來，那人穿著「明峰」制服，個子高挑，手上捧著幾本從圖書館借來的書，脖子上掛著一個大大的耳罩式耳機，大概沒想到禮堂入口會有人，視線在他身上停留幾秒，但沒理會他的意思，就這麼直接從他面前走過。

這人也戴耳機啊……腦袋突然迸出周少揚的話，兩人錯身而過時，韓今下意識瞄向那人右胸一

「余青銅？！」韓今脫口而出。

那人步伐一頓，不過也只是一頓，連回頭都沒有又繼續往前走。

「等等！」韓今連忙繞到余青銅面前，「嗨！我是韓今，你室友。」喔耶！巧遇室友，他不用擔心迷路了。

余青銅面無表情的看他一眼，繞過他往前走。

好吧，半路突然冒出一個室友搭訕，他又沒穿制服，誰知道這是不是什麼新型詐騙手法？韓今自我安慰。

「我真的是你室友啦！」韓今追上去倒著走，嘴裡不忘舉證，「住 303 寢，另兩個室友是周少揚和蔣舜方，你床位靠門，剛好是我隔壁……」

「我知道你，那又怎樣？」余青銅打斷他，語氣冷淡，眼神更冷淡。

果然就像周少揚說的，是個不太愛理人的傢伙呢。韓今笑了笑，「沒怎樣，只是看這時間，你應該是要回宿舍，我迷路了，不介意幫我帶路吧？」

余青銅冷淡的眼神中好像又多了一絲不屑？韓今思忖。好吧，以一個初次見面、不懂他迷路苦楚的人來說，大概只會覺得他是在唬爛。

也不曉得是同意了還是壓根不想理他，余青銅繼續往前走，韓今聳聳肩跟上，反

正既然是室友，終歸會回到同一個地方唄。

「你室友超帥的，可是好冷淡。」同樣跟上來的女鬼飄在半空評論。

韓今不想被室友當自言自語的神經病，只能回給她一個無奈的笑容。余青銅也是走捷徑不走有路燈的大道，恰巧跟噴水池女鬼同方向。

「我聽說過他，他是高一新生榜首，還被學長姊封為校草，才剛開學，就有兩個女孩子到噴水池許願想認識他呢。」見到傳說中的話題人物，女鬼也忍不住八卦起來。

哇喔，又是榜首又是校草，看來他室友很受歡迎啊！

韓今偷瞄余青銅背影，才高一，目測身高已近一百八，身材像有練過，不是書生型那種軟趴趴的感覺，長相就更刺激人了，周少揚說是混血兒，剛打照面，感覺五官深邃陽剛，唯一的缺憾就是拒人千里之外，周少揚那麼愛交朋友的裝熟魔人也被打槍，晚餐時很是怨念了一把—雖然主要的怨念是無法打著「我是余青銅好友」的旗幟行把妹之實。

「你很受歡迎呢。」連鬼都注意到他了。「唉，要是我也有你這種身高該有多好……」不到一百七的身高是他心中最大的痛。韓今感嘆。

余青銅的回應是把掛在脖子上的耳機戴回兩耳上。

閒聊兩句而已，有必要這樣嗎？韓今無言。

「哇！戴耳機感覺也很帥！」女鬼尖叫，已被男色徹底迷惑。

說好的「許願池天使」形象呢？望著背後開滿粉紅小花的女鬼，韓今只能朝天翻了個白眼。

在噴水池邊告別一路發花痴的女鬼，韓今又默默跟著余青銅往前走，幸好余青銅果然是要回宿舍，讓韓今免除第一晚就因迷路而錯過宿舍門禁時間的窘境。

兩人一前一後踏進宿舍，余青銅看都沒看他一眼，直接從樓梯往上走，韓今縮回本來想叫住他的手，改走向服務台，迎向舍監劉老師那張交雜隱忍與不耐的臉。

「老師，你知道學校的廢棄倉庫在哪兒嗎？」韓今摸出地圖攤在櫃台上，「能不能指給我看？」

「你問這做什麼？」劉老師皺起眉，手指倒是很快在地圖上一點。

「廢棄倉庫裡為什麼有供奉神像和符咒？」韓今拿起擱在櫃台上的原子筆，在那個位置畫個記號。

「你連這都知道？誰跟你說的？」劉老師表情變得詫異。這人傍晚才來，現在就打聽到了？

「說了老師也不會信的啦。」韓今擺擺手。要說是女鬼，他在劉老師心中已經黑掉的形象只會更黑。

於是劉老師的表情再度恢復隱忍與不耐。

「所以到底為什麼會供奉神像符咒？」韓今追問。

「沒有供奉，那是前任地主留下的東西，說是保平安的，校長看那些物品做得細緻，就沒丟，堆在倉庫裡，是學生以訛傳訛胡謬的。」劉老師忍耐的解釋。

「做得很細緻？年代久遠嗎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！」

「喔。那倉庫平常會不會上鎖？我能進去看看嗎？」

「你問題怎麼這麼多！」劉老師咬牙切齒，這才第一天，他已經充分領教到這位學生的麻煩程度，「我會試著幫你申請。現在快九點，你該回房間了！」

「還有一」

「怎麼還有！」

「這是最後一件事啦。」韓今真心不想惹毛老師，但接下來不得不問的問題恐怕會讓老師噴火，於是她小心翼翼的開口，「呃，請問……我的腳踏車老師放到哪兒了？」

九月，燠熱的暑氣烘烤著整個校園，午休時間，學生老師們全待在有冷氣的教室，戶外沒半個人影，就連鬼也躲得不見蹤跡，讓頂著大太陽尋找目的地的韓今怨念更甚。

「好熱啊……那個該死的倉庫到底在哪裡？」韓今眼神死的喃喃自語。

這週剛開學，以「明峰」重視人際關係的程度，當然不會直接上課，而是花了大半時間讓新生們互相認識，今天上午的最後一堂課是班會，韓今研判沒自己什麼事，索性蹣跚，有一堂課和午休時間，應該足夠他迷路外加搜索廢棄倉庫了吧？但顯然他還是太低估「明峰」這間學校。

班會課都結束了，別說搜索，他連倉庫門在哪都還沒找到！

「好歹來個路人或路鬼讓我問問路啊……」韓今快哭了。

廢棄倉庫臨近垃圾場和教職員停車場，「明峰」的環境維護向來由清潔公司專職處理，因此這三個地方都是學生不會走動的地方，地圖也就畫得超簡略，只標註出大致區域，其餘不詳，韓今走過來後，才發現除了停車場外，廢棄倉庫和垃圾場居然都隱身在同棟建築物裡，而且那棟建築還有四層樓，一間間或是空的、或是雜七雜八堆放課桌椅和大型道具……

該不會這一整棟都是廢棄倉庫吧？韓今想著都有點腿軟。要搜索完何止一、兩堂課時間？一整夜還差不多！

看看手錶，韓今掙扎著是否乾脆放棄，他還得預留回教室的迷路時間……

「應該是往這邊走，左轉後倒數第二間……嗯？怎麼有學生？」隨著聲音拐過轉角，一個年輕男人錯愕的看向穿著「明峰」制服的韓今。

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另一名年輕女子語調清冷的開口。

「你們又是誰？」韓今不答反問，故意裝出警戒的模樣，「感覺不像我們學校的老師。」

「我們是校外人士，有跟學校報備過，你看，訪客證。」男人秀出證件，笑得挺和氣，「現在是午休時間吧，學生怎麼會在這裡逗留？」

「公務。」韓今理直氣壯。某種角度來說他也不算說謊。

「公務？」男子露出懷疑的眼神，「你在廢棄倉庫前能出什麼公務？」

「我在廢棄倉庫前？」韓今聞言一呆，下意識看向旁邊很普通的房間，莫名湧起一股蒼天弄人的悲戚感。

枉費他迷路那麼久，廢棄倉庫就在身邊啊啊啊一他超想用頭去撞門的！

「呃，同學你還好吧？」看他臉色一陣紅一陣白，男子忍不住關心。

「身體不舒服就快滾去保健室。」女子再度開口，照樣是冷颼颼的語氣。

「小優你不要這麼凶嘛，等一下結束我們就去買雪花冰好不好？」深知對方一熱就火氣大，火氣大更沒耐性，男子好聲好氣的安撫。

「囉嗦！你送他去保健室，這邊我一個人處理就好。」女子繃著臉，掏出鑰匙打開韓今身邊那扇門。

「好，同學你……」

「你們也是衝著廢棄倉庫來的？」韓今趕忙問。

「也？」男子挑眉。

「等等，」韓今伸出一掌，飛快搜索腦中記憶，視線停留在女子腰際的紫錦囊，「妳是戚麻優？」

他沒見過戚麻優，但曾聽師父八卦過，戚家慶安宮百年傳承，當輩這代更是人才濟濟，除了宮主一脈，排行第十的戚麻優也是赫赫有名的除靈者，自行開了一間「獵鬼工作室」接案，外號「鬼見愁」，除了創下史上最年輕、最漂亮、殺鬼最凶悍的道上人三最紀錄外，另一個識別點就是她腰間總繫著一個紫錦囊。

「你知道小優？」男子吃驚了。

「道上人？偽裝成學生？」戚麻優總算正眼打量他。能輕易猜出她身分，八成是道上人，不過這行危險性高，基本沒有未成年人，只能是偽裝的。

「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道上人？這是我第一次接案，」韓今苦笑，「還有，我不是偽裝成學生，我確實就是這間學校的學生。」

「你第一次接案？但校長都委託我們了，怎麼還有你……」鬧雙胞？男子沒把話說完，看向戚麻優，後者正蹙起眉。

「什麼？！」韓今青天霹靂。「鬼見愁」堂堂威名擺在那，這下他拿什麼搶生意？但不搶生意，他的學費怎麼辦？「校長委託你們的，該不會也是校內有影分身之術那個吧？」韓今緊張萬分的追問。

影分身之術？男子嘆噓一笑，「聽你形容應該是同一件沒錯。我是阿坤，小優的搭檔，請問你是？」

「韓今，物靈師。」聽到是同一件，韓今垮下臉。

「物靈師？！」這次換阿坤瞪大眼，「就是那個落魄到開資源回收場、連傳人都找不到的門派？」

「……對，資源回收場是我師父開的。」韓今面無表情。

「呃，抱歉，我沒有惡意，只是太驚訝了哈哈。」阿坤乾笑兩聲。他一直都以為這門派已經倒了，沒想到還存在。

「你才十六歲？」戚麻優目光在他制服胸前一轉。這出道年齡雖然比她晚，但她有家學淵源，從小耳濡目染，這少年卻是怎麼看怎麼嫩……物靈師雖沒落，卻是個危險性特別高的門派，他真的可以？

「是啊，校長找上我師父委託案子，師父要我來處理，交換條件是讓我入學念

書……你們不會跟我搶吧？對了！校長也有找上戚宮主，是戚宮主要校長來找我師父的喔！」韓今可憐巴巴的望著他倆使苦肉計，就怕自己沒學校念。

好慘啊，居然落魄到必須用案件換取入學？阿坤同情心登時氾濫，這樣還搶案子就太沒人性了。

「小優？」阿坤朝她使眼色。

「這還用問？我九哥都把案子轉介給你師父了，我自然不接。」戚麻優爽快退出。她雖自立門戶，但慶安宮是本家，她不會逾越分寸。

聽到對方主動放棄，韓今大鬆口氣。

「這校長也真是的，都已經委託別人了怎麼還請我們來？回頭跟他抗議。」阿坤替韓今抱不平。

「韓今太年輕，校長是想買雙重保障。」戚麻優淡淡地道。同樣是年輕出道，還是女性，她沒少看別人質疑的目光，也深懂案主心態。

「明峰」是貴族學校，校長希望在最短時間內把事情不聲不響的解決掉，才會最先找上慶安宮，雖是按著九哥所言改找別人，但看韓今年輕，門派環境又不好，自然有所質疑，才會瞞著另外找上在北部頗富盛名的她，要不是今天恰巧在此遇到韓今，誰會知道裡頭周折？

最後由誰解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迅速解決掉—很多有錢有勢的案主都是這種心態，他們不懂、也不會去尊重一個門派背後可能代表的涵義。

「我九哥會將案子轉給你師父，代表這不是鬧鬼，而是有物靈作祟，校長搞不懂緣由，請再多道上人來看也沒用。」戚麻優道。

「如果是物靈作祟，確實只能靠物靈師處理呢。」阿坤心領神會的點點頭。物靈跟鬼魂不同，能從死物中誕生的靈體隨隨便便都是百年資歷，哪是一般抓鬼者能消受？除非是像九哥戚煥陽那般有預視能力的半仙，又或是連百年厲鬼都能秒殺的四哥戚菩提才有辦法處理，但這種人也是百年不遇的資質，物靈終歸還是得由物靈師出馬，這就是「物靈師」這個門派難以取代的價值。

「說是這麼說，但我直到現在都還無法確定是不是物靈作祟呢。」韓今苦惱道。

「那你為什麼會來廢棄倉庫？」阿坤一愣。他還以為韓今是已經查出這裡頭有物靈，原來不是？

「這裡是校園傳說地點之一，我打聽過，裡頭沒鬼，但有供奉神像符咒，所以來看看。」韓今解釋。

「喔？我們會來這兒，也是校長懷疑是不是裡頭供奉的神像和符咒有問題，要我們先過來看一下，再去其他地方呢！」阿坤跟著道。

「那還等什麼？」戚麻優是行動派，說著的同時已一馬當先走進去。

廢棄倉庫果然如字面所述，是個廢棄不用的倉庫，比一般教室小了一半，裡頭置放的物品多半是小型雜物，還堆積一層薄灰，不過地面和幾處地方有明顯的腳印和痕跡，看來是學生的熱門夜遊地點。

「校長說這裡偶爾會有學生貪玩闖進來，都換過三次鎖了，裡頭的東西倒是沒掉，也沒啥好偷，其中有一尊鑲著木匣的玉菩薩是老地主留下來的，說是拜著保

平安，但他們從沒拜過，還說要是這次確認沒問題，打算把玉菩薩丟掉，省得學生一再拿這事做文章。」阿坤邊看邊解釋。

「就是這尊吧？」韓今看向放置在某鐵櫃上的玉菩薩。

玉菩薩整體約莫三十公分高，和一般腳踩蓮花的菩薩不同，這一尊底座是做成一個似乎能往外拉開的木匣，還有個鐵拉環，木匣外頭橫貼一張泛黃的黃符，但黃符有一半已垂落，看來早被來探險的學生撕開過。

「校長說黃符去年換鎖的時候就發現被撕開過，但木匣是封死的，就算撕開黃符也打不開木匣。」阿坤又道。

「這是什麼符？」韓今問。他門派不用符，符咒他完全不懂。

「鎮煞。」戚麻優看了看回答。

「玉菩薩，鎮煞符，保平安，看起來沒什麼異狀，這間倉庫也沒鬼，問題應該不是出在這。韓今同學你覺得呢？」阿坤興沖沖地問。

物靈師人才凋零，讓這門派也變得神祕。阿坤本身是以操控鬼魂聞名的「役鬼師」一派，經常和鬼打交道，但物靈？見都沒見過，更別提物靈師！據聞這門派弟子不用符、不用道具也沒法力，這三樣可是收鬼或多或少必備的，他實在很好奇物靈師究竟怎麼收服物靈？

韓今拿起那尊玉菩薩，很是仔細的翻看。

「這尊玉菩薩應該是古物。」韓今面色凝重。初判物品歷史是物靈師的基本功，他資歷淺，如果是他師父，不僅能判斷出年分，連是否有物靈寄宿都能感應出來。

「但不是所有古物都能生成物靈……嘆？」韓今邊說邊拉動小鐵環，竟直接拉開木匣，讓他有些傻眼，「不是說封死了嗎？」

原本應該封死的木匣看似被強力破壞，斷面處有裂痕和刮痕，甚至還掉了一小截疑似刀片的東西在匣中。

「被學生弄壞了？」阿坤湊過來，「裡面放什麼？」

「沒東西，空的，也有可能是被學生拿走了……」韓今有點緊張，「等等，木匣裡還有一行咒，在最底端，妳看！」

戚麻優接過木匣往裡看，果然在底端看見一排小小的硃砂紅字。

「看不懂是什麼咒。」她遞給阿坤。

阿坤接過，看了看也搖頭，「應該是獨門咒。」

符咒除了代代傳承的基礎咒法外，也有各門各派後來發展出的咒術，除非是精研此道的人，否則無法參透。

「如果裡面沒東西，特地為了一個獨門咒封死木匣，怎麼說都有些奇怪吧？」韓今喃喃道，「但如果裡面原本有東西……唔，看這木匣長約二十公分寬十五公分，空間也不大，會是放什麼東西？」

「鬼才知道……等等！說不定鬼真的會知道？」阿坤眼睛一亮。

「把學校裡的鬼一個個找來問，順便一個個全宰了，這樣起碼能確認『明峰』不會鬧鬼。」戚麻優提議。

太凶殘了！韓今日瞪口呆，總算見識到她「鬼見愁」的封號是怎麼來的。

「咳，倉庫裡太悶熱了，小優你要不要先到外頭吹吹風？我很快就好。」阿坤陪笑。

戚麻優白了阿坤一眼轉身就走，還真的去走廊吹風了。

迎著韓今有些詭異的表情，阿坤開口解釋，「小優天氣熱時特別沒耐性，要不是校長堅持要我們趁午休時間先來一探究竟，我們本來打算半夜才來，但現在案子讓給你，也就沒再來的必要啦。」

「謝謝你們。」韓今真心道謝。不是每個道上人都有禮讓美德，他又沒資歷，惡質點的一句「年紀太小」就打發掉了。

「提攜後輩是應該的，真需要幫忙別客氣，我們先走了。」阿坤拍拍他肩膀。

阿坤和韓今走出廢棄倉庫，還沒見著戚麻優呢，一柄飛刀「刷」地從阿坤鼻子前飛過去，差點削掉他鼻頭一塊皮，韓今驚愕看去，一隻半透明白手精準地被刀尖釘在轉角牆上不斷掙扎。

「鬼鬼祟祟。」戚麻優冷著臉，朝那隻倒楣鬼走去。她早感覺到這隻鬼從他們進入倉庫後就一直在附近徘徊，她都出來了居然還不走，真以為自己沒看見還是沒能耐？

「……小優，你出刀時有注意到我走出來嗎？」阿坤摸著鼻子，總覺得鼻頭還涼颼颼的，心也涼涼的。

「沒有。」戚麻優經過他身邊時很誠實的回答。

韓今同情的看了眼石化的阿坤。

「本來懶得理你，你還賴著不走了？」戚麻優步步逼近，在瑟瑟發抖的男鬼眼中宛如地獄來的魔鬼，「急著找死是吧，成全你！」

「刀下留鬼啊！」韓今大驚失色，深怕搶輸般急急飛奔攔人，「小優姊，這是我學校，給我個面子放過他吧？」

戚麻優緊盯他兩秒，一把抽起咒刀，那隻鬼立刻飛也似的消失逃走，韓今乾笑著後退一步……超有壓迫感！平平是道上人，自己要到何時才能練就這般威風凜凜的風采？

「別太相信鬼。」戚麻優口吻冷冽。她將咒刀插回長靴側，又從紫錦囊中掏出一個折成六角型的黃符扔給他，「給你防身。」

看著她直接走下樓梯的颯爽英姿，韓今肩膀被拍一下，回頭，阿坤正衝著他笑。

「小優就是這樣，面冷心熱。你加油，有緣再見！」阿坤道。

韓今點點頭正要道別，突然又想起一件事，「等等！阿坤哥，那個……」

「嗯？」阿坤看著他等待下文。

這裡鳥不生蛋荒僻無路人，唯一的鬼被嚇跑了，熱得要死午休時間又將結束，他好像也沒得選擇？韓今思忖。

「能不能麻煩你帶我回教學大樓？」韓今一臉無辜的看著他，「我迷路了。」